

中国开国皇帝全史

10

千秋霸业

上

嬴政

刘邦

刘秀

司马炎

杨坚

李渊

赵匡胤

铁木真

朱元璋

努尔哈赤



国际文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第十卷 · 清太祖

——中国开国皇帝全史

千秋霸业



努尔哈赤 明朝

后期，我国东北地区经历了一段血雨腥风的岁月。女真族各部互争雄长，社会动荡不安。在刀光剑影中，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出生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县）。他

自幼聪明过人，练就

成百步穿杨的绝技。明万历十一年，凭父祖遗留的十三副铠甲起兵，率领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馁，以勇悍立威，受部众拥戴。他熟读三国，灵活运用，屡建奇功，历时三十多年，统一女真各部，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七大恨”祭天，誓师征讨明朝，开始为清王朝的建立奠定基业。他的传奇故事，让人乐而忘返；他的英名和业绩，将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与世长存。让我们打开历史的画卷，来领略他那传奇式的英雄事迹吧！

目 录

第一章 卧龙欲飞	(1)
一、 “移兰豆漫”	(1)
二、 神话溯源	(8)
三、 浪迹辽东	(19)
四、 多事之秋	(30)
五、 险象环生	(37)
第二章 十三副铠甲起兵	(47)
一、 椎牛祭天	(47)
二、 刀光剑影	(54)
三、 东征西讨	(64)
四、 鲸吞叶赫	(91)
五、 蒙古一旗	(108)
六、 后金汉	(121)
七、“百步穿柳”	(129)
八、 征抚并用，以抚为主	(141)
第三章 “王基开，帝业定”	(155)
一、 宣告“七大恨”	(155)
二、 萨尔浒之战	(170)
三、“羁縻之法”	(192)
四、“兴王肇迹之所”	(203)
五、 旌旗蔽日	(219)
六、 计丁授田	(229)

第四章 受挫	(245)
一、“多疑过杀”	(245)
二、“剃发”	(264)
三、八和硕贝勒共政	(270)
四、致雨成兵	(281)
五、宁远败归	(295)
六、“川萦山拱，佳气郁葱”	(306)
第五章 王位之争	(325)
一、形胜之地	(325)
二、骨肉相残	(343)
三、坐观众贝勒治理国政	(348)
第六章 后起之秀	(361)
一、少年皇太极	(361)
二、继位盟誓	(372)
三、“惟远大是图”	(380)
四、“命世之君”	(398)
第七章 千秋功过任评说	(405)
附录 清太祖努尔哈赤大事年表	(411)

第一章 卧龙欲飞

一、“移兰豆漫”

祖国东北最高山脉长白山，它的主峰白头山，插入天际，时而隐没入茫茫的林海，时而显露出洁白的峰巅。长白山以它奇伟的秀丽姿色和神话般的峥嵘魅力，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女真人。长白山和黑龙江一带的广阔地域，是努尔哈赤先世活动的气势磅礴的历史舞台。

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史料最早记载是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猛哥帖木儿曾是元末的万户。猛哥帖木儿驻牧的斡朵里城，曾是辽、金、元三朝的北方重镇。这个地区环居着女真三部：猛哥帖木儿的斡朵里部、阿哈出的胡里改部和卜儿阙的托温部。这三部习称“移兰豆漫”。“移兰”为满语 ilan 的对音，意为三；“豆漫”为满语 tumen 的对音，意为万，引申为万户。“移兰豆漫”即三个万户府。万户的官职是世代相袭的。斡朵里部猛哥帖木儿的祖辈世袭为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统领所属女真军，为元朝镇抚北边。

一六三八年（洪武元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年号洪武。东北地区归明朝管辖。猛哥帖木儿仍任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但明初故元势力的掠扰，部族之间的纷争，使东北地区呈现动荡混乱的局面。洪武年间，猛哥帖木儿率斡朵里女真部众，溯牡丹江避乱流徙，移居图们江下游斡木河（今会宁）一带。斡木河谷左临下门岭，右靠玉峰山，既适农耕，又宜牧猎。猛哥帖木儿在这里从事耕农植谷，也进行打围放牧。时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曾北征故元势力到斡朵里城以北。据朝鲜史书记载，朱棣

“为燕王时，纳于虚出女”。于虚出即阿哈出，后率胡里改部迁至松花江支游辉发河的凤州地区。一四〇三年（永乐元年），朱棣在“靖难之役”后夺取皇位不久，阿哈出到南京“朝贡”。明廷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任命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使，并继续招抚女真各部。明成祖朱棣在敕谕中说：

“今朕即大位，天下太平，四海内外，皆同一家。恐尔等不知，不相统属，强凌弱，众暴寡，何有宁息之时？今听联言，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共享太平之福”。

明成祖派钦差千户王教化等持谕前往斡木河，招抚猛哥帖木儿，并表彰他“能恭敬朕命，归心朝廷，朕甚嘉之。猛哥帖木儿随王教化在一四〇五年（永乐三年）底到南京入朝。明成祖“授猛哥帖木〔儿〕建州卫都指挥使，赐印信、镀花、金带，赐其妻幞卓、衣服、金银、绮帛”。猛哥帖木儿受明廷招抚后，于一四一年（永乐九年）四月，率部由斡木河移住凤州。猛哥帖木儿迁到凤州后，更加密切了同明廷的关系。明成祖在一四一二年（永乐十年）猛哥帖木儿来朝时，增置建州左卫，并封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

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猛哥帖木儿是明成祖的亲戚。猛哥帖木儿以皇妃“骨肉之亲”和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双重身分，在一四二二年（永乐二十年），被征调率领部属随从明成祖为反击鞑靼部阿鲁台纵兵“劫掠”的漠北亲征。战争结束后，猛哥帖木儿到了北京。时辽东地区屡受鞑靼和兀良哈铁骑的蹂躏，猛哥帖木儿担心再罹骚扰，请求迁回斡木河，得到明成祖朱棣的赐准。一四二三年（永乐二十一年），猛哥帖木儿“率正军一千名，妇人小儿共六千二百五十名”，分批返回斡木河“旧居耕农”。他迁住斡木河之后，和明廷的关系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密切。如在十年之间，猛哥帖木儿曾三次到北京“朝贡”，在一四二六年（宣德元

年)正月“朝贡”时，被封为都督佥事；一四三三年(宣德八年)二月“朝贡”时，又被封为右都督佥事。在这次“朝贡”之后，猛哥帖木儿和弟凡察、长子权豆(阿古)，并随同明辽东都指挥佥事裴俊一起返回斡木河，协助明廷管束杨木答兀的人马。

杨木答兀为辽东女真豪族，在开原任千户。他屠城剽掠后，“挈家逃窜”至斡木河。明廷派裴俊同猛哥帖木儿回斡木河招抚杨木答兀时，发生了“斡木河之变”。他们遭到杨木答兀的袭击。猛哥帖木儿及其长子权豆(阿古)被杨木答兀等杀死，次子董山(童仑)被掳走，弟凡察负伤出逃。建州左卫遭受空前重创。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生前曾受明廷封赐的印信、衣袭、级花、冠带，并曾先后十次到京“朝贡”。猛哥帖木儿“归心朝廷”的耿耿忠心，对他的包括努尔哈赤在内的后裔们，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努尔哈赤的五世祖是董山(童仑)。在猛哥帖木儿及权豆(阿古)被杀，董山被掳，棚舍被焚的翌年，凡察到北京“朝贡”。明宣宗“升建州左卫都指挥佥事凡察为都督佥事，仍掌卫事”。因旧印“失落”，又重颁新印。不久，董山得到“毛怜卫指挥哈儿秃等赎回”。董山因在斡木河不得安稳，十分艰难，奏请迁往辽东，与“李满住(阿哈出之孙)一处住坐”。一四四〇年(正统五年)六月，董山和凡察经明廷允准，率所部三百余户，历尽曲折，冲破阻挠，迁到浑河支流苏子河一带，与李满住合住在一起。建州女真经过半个世纪的离合辗转，又重新聚集在一起。这片群山环绕的苏子河谷，后来成为努尔哈赤崛起的基地。

董山(童仑)是猛哥帖木儿的次子。他迁往苏子河时，年二十二岁，长得体格魁伟，仪表威严，所属部众，心多倾附。因董山藏有明廷给其父猛哥帖木儿的赐印，就和他的叔父凡察争袭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官职。一卫新旧两印，叔侄纷争不已。《明英宗实录》记载：“往闻，猛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戕害，掠去原降印信。宣德年间又复颁降，令凡察掌之。前董山来朝云，旧印已获。近

凡察来朝，又奏欲留新印。一卫二印，于法非宜”。一四四二年（正统七年），明廷分建州左卫，析置建州右卫。

从此，建州女真就分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时掌建州卫印的李满住，娶权豆（董山之兄）的孀妇为妻；掌建州左卫印的董山，又求娶李满住之女为妻；而建州右卫印信，则归董山之叔凡察收掌。因此，虽有建州三卫之名，实际上他们却居住一处，同族联姻，都是明政府统治下的建州女真部，也就是后来满族形成的主体部分。

建州女真隶属于明朝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在这里把奴儿干都司的设置及其辖下的女真三大部，作一个简要的插叙。明初，女真分为三大部，这就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又叫“野人”女真）。明廷为了统治女真等族人民，一三七五年（洪武八年）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总辖东北地区的军政。到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又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治所在辽代奴儿干城旧址，即黑龙江下游亨滚河口对岸附近特林地方。它是明朝的地方军政机构，其辖境东起鄂霍次克海，西迄鄂嫩河，南濒日本海，北达外兴安岭。奴儿干都司的设置，加强了明廷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三大部女真以及吉烈迷、达斡尔、蒙古等族人民的统治。后来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努尔哈赤兴起，统一女真各部，就囊括了奴儿干都司辖下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下面再回过来叙述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

董山（童仓）迁住苏克泰浒河三卫合住后，官至右都督，势力复大振。他乘建州卫指挥使李满住年迈之机，起而兼管三卫，颇有统一建州女真之势。但明朝中期国力强盛，明廷在加强对女真等族地区管辖的同时，又实行民族分裂和民族歧视政策。“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是明朝统治者对女真族的传统政策。董山等女真贵族借口反对明朝政府的压迫，不时出兵辽东地区“犯抢”，掠夺耕牛、马匹、衣物和人口，给辽东人民

带来灾难。明廷的一份咨文中称：“建州三卫女真（即女真），结构诸夷，悖逆天道，累犯辽东边境，致廑圣虑，特命当职等统调大军，捣其巢穴，绝其种类”。一四六七年（成化三年），明廷借故将董山杀死，并派李秉、赵辅统兵，分路并进，血洗烟突山下董山屯寨，共斩擒俘一千一百五十七人，并“焚其巢寨房屋一空”。同时，朝鲜国王李瑊受明胁迫派康纯领兵助攻建州。同年九月，康纯等率兵攻入婆猪江兀弥府诸寨，焚烧棚舍，斩杀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等三百八十六人，并析白木书云：“朝鲜大将康纯领精兵一万攻建州”！建州女真焚荡殆尽，部落残破，无法实现统一。

努尔哈赤的四世祖为锡宝齐篇古。董山（童仑）有三子：长妥罗，次妥义谋，三锡宝齐篇古。董山死后，妥罗继董山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弘治中又晋为一品都督。终孝宗之世，妥罗曾五次入朝。妥罗执掌建州左卫时，因其部曾受明军“捣其巢穴”的重创，元气一时难以恢复。他又软弱无能，建州女真仍处于分裂状态。妥罗在一五〇六年（正德元年）死去。明廷以妥罗子脱原保袭其父原职。建州左卫指挥使脱原保，在明武宗时曾五次入京“朝贡”，仍同时朝保持密切关系。妥罗的三弟锡宝齐篇古，其事迹不见于文字记载。锡宝齐篇古只有一子，名叫福满。

努尔哈赤的曾祖是福满，后来清朝尊他为兴祖直皇帝。福满有六子：长德世库，次刘阐，三索长阿，四觉昌安（叫场），五包朗阿，六宝实。后称觉昌安六兄弟为宁古塔贝勒。“宁古塔”是满语 *ningguta* 的对音，意为六；“贝勒”是满语 *beile* 的对音。贝勒原为女真贵族之称号，初意为“大人”、“酋长”。一六三六年（崇德元年）定封爵，贝勒在亲王、郡王之下。他们兄弟六人分住六城，环卫而居，相距近者五里，远者不过二十里。

努尔哈赤的祖父是觉昌安，后被清朝尊为景祖翼皇帝。觉昌安继承先业，居赫图阿拉。“赫图”是满语 *hetu* 的对音，意为横；“阿拉”是满语 *ala* 的对音，意为岗。赫图阿拉意为横岗，在今辽

宁省新宾县境，后清定名为兴京。觉昌安“素多才智”，长子礼敦英勇善射，又与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关系密切。他率领兄弟子侄等战败临近强悍寨主硕色纳和加虎等，收服五岭迤东、苏兄素浒河迤西二百里内的诸部，势力日渐强盛。觉昌安有五子：长礼敦，次额尔克，三界堪，四塔克世（他失），五塔察篇古。觉昌安的第四子塔克世，是努尔哈赤之父，后被清朝尊为显祖宣皇帝。

努尔哈赤的先世，从猛哥帖木儿至塔克世，凡六代，历时二百年，由斡朵里经斡木河到凤州，再由凤州经斡木河到苏克素浒河谷，几经周折，数盛数衰，最后定居在赫图阿拉。这里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比海西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居住的地区更为优越。因此，建州女真在女真三大部中“居中雄长，地最要害”。它比邻抚顺，接近汉族聚居地区，便于和汉族互市通商，输进铁制农具、耕牛和先进生产技术，加快了本部经济发展的步伐。女真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马市”贸易的扩大，各部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阶级斗争的推动，到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上半叶，出现各部统一与社会变革的趋势。建州女真由于历史与地理、经济与文化、军事与政治、社会与民族的原因，就成为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核心。这种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历史趋势，使得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出身的努尔哈赤，利用人民的力量，跨入由可能进入到现实的门槛。

女真社会的统一趋势，是努尔哈赤后来统一女真各部的内在因素；明朝统治的衰落腐朽，则是其统一女真各部的外在因素。因为建州女真毕竟是当时明朝政治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它的左右进退，要受明朝总政治形势的制约和影响。到努尔哈赤降生的时候，明王朝已经象一座柱倾梁斜的大厦，岌岌乎将要倒塌。其突出表现，略举二例：

第一，“南倭”与“北虏”拖得明朝兵民疲弊，府藏匮乏。倭患自明初以来，日甚一日。到嘉靖年间，千里滨海，同时告警，倭

寇闯入，烧杀抢掠，许多城乡受到兵火的洗劫。明朝长期进行御倭战争，岁无宁日，虚耗库藏。明朝不仅南有倭患，而且北有蒙古贵族的骚扰。“嘉靖之季，骚扰益甚”。时在“宣、大、山西有俺答诸部，陕西三边有吉能诸部，蓟、辽有土蛮及黄台吉友党”，其中俺答成为嘉靖朝肘腋之患。仅在努尔哈赤出生的前后十余年间，蒙古贵族骑兵屡犯京畿，京师五次戒严。宣大总督方逢时疏言：

“俺答益称雄桀，攻克诸部，虎踞朔庭，东连察罕，西胁番回，五十多年以攻我，中土之民，困于征输，边鄙之民，死于锋镝。……致我三军战斗，暴骨满野，万姓流离，横尸载道，城廓兵墟，刍粮耗竭，外罹惨祸，内虞他梗，边臣首领不保，朝廷为之旰食”。

明廷为抵御俺答汗骑兵南犯，“增兵增饷，选卫修垣，万姓疲劳，海内虚耗”。一五五〇年（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后，仅嘉靖三十年至三十六年，所发京边用银共三千一百七十一万余两；其时“浙直以被倭，川贵以采木，山陕宣大以兵荒，不惟诸军兴征发停格，即岁入二百万之额且亏其三之一”。即每年实际岁入不过一百三十万余两，而支出却达四百五十余万两。尽管后来俺答纳款贡市，如一五九三年（万历二十一年）“天下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北虏款贡侵淫至今岁费三百六十万，罄天下之财，仅足以当虏贡”。

“南倭”与“北虏”之患，连年不绝，使得明朝兵马疲惫，帑藏匮乏，“百姓嗷嗷，海内骚动”。可以说明朝之被拖垮，“南倭”与“北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万历时努尔哈赤崛起辽东，明廷已无力制服。

第二，明廷政治衰败，辽东军事废弛。那个“面瘦颐尖，颧高鼻长，眼尾上斜，殊无风采”的嘉靖帝，荒淫迷信，日夜宴游，听任权臣肆虐。他崇道斋醮，不理朝政，采女炼丹，大兴土木。如朝鲜进香使郑百朋在京所见云：

“方大兴土木之役，其于阙门之内，土木瓦石等物积如丘山，千官由其罅隙出入，而礼部尚书夏言董其役事。又于阙内，方造延禧、敬圣二宫，此为皇帝祈祷之所，皆穷极奢侈云。九庙之梁，别作于他处。而至于迎梁之日，阁老及千官，皇帝落点随卫，而皆插花于头，肩荷红袱。梁之数七，而皆以金为饰。担一梁之人，厥数百余。……又闻赴役之人，一日三万余人，而皆偿民佣之。故匠人则日给银七分，军人则日给银三分，耗费极矣云”。

嘉靖帝生活糜烂、政治溃败的突出一例，是他曾被宫女缢弑，至鼻孔流血，气息已绝。经御医“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这就是明史上的所谓“壬寅宫变”。

明廷政治衰败的一个表现，是辽东军事废弛。明中叶以后，辽东军备日渐松弛。内臣贪黩，将吏骄纵，牧地侵占，苑马倒失，屯制瓦解，军伍逃亡。辽东明初实行军屯制，“军士守城十二，屯田十八”，但至嘉靖朝，军屯制逐渐破坏：名虽在册，军已逃亡，屯田半废，行伍空虚。

总之，明朝到嘉靖年间，已经由强盛走向衰落。如《明史·世宗本纪》论曰：

“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匱。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因以渐替”，即是说明朝至嘉靖已由盛转衰。明朝的衰落，这就为满族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至于由什么人利用这个客观条件，登上历史舞台，演出有声有色的话剧，还需要有其主观条件。努尔哈赤的前述家世及其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是他个人诸方面条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

二、神话溯源

巍巍长白山，风采多姿，美丽壮观。她是东北第一名山，也

是历史上曾经为人们敬仰的神山。

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这三大江都发源于长白山。松花江自山北泻出，向北流，与黑龙江汇合，直入北海。图们江自山东北泻出，向东流，转入东海。鸭绿江自山东南泻出，向西流，注入辽东的南海。长白山天池东北六十里外有一布库里山，山下有一池，名叫布勒瑚里，池水澄碧，清波荡漾。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三位仙女飘然来到这里。大的叫恩古伦，二的叫正古伦，三的叫佛库伦。姐妹三人到布库里山下的布勒瑚里池洗澡。已经高兴地嬉戏完了，正要出水登岸，忽然有一只神鹊飞来，嘴里衔着一颗朱果，放到了佛库伦的衣服上。三位仙女上岸以后，佛库伦看见朱果红彤彤，亮晶晶，又新鲜，又美丽，拿起来，爱不释手，放在哪里也不放心，犹豫再三，还是含在嘴里。她忙着穿衣服，不觉把朱果咽进肚里，因此怀了孕。当她的两个姐姐穿好衣服，冉冉升起时，她却难以飞上天了。望着两个姐姐，她焦急地说：“我感到肚子沉重，不能同你们一起走了。怎么办？”两个姐姐安慰她说：“我们是吃过灵丹妙药的，相信不会有危险，你这是天授妊娠，等你生产以后，身子轻了再飞回来也不晚。”说完，姐俩翩翩消逝。与姐姐别后不久，佛库伦生了一个男孩。这孩子生下来就能说话。又没过多久，他已经长大成人。佛库伦对儿子说：“你是奉天之命生在人间的，天要生你，就是命令你去平定乱国，你可以到那里去。”她还把自己从天而降，神鹊衔朱果及吞吃后怀孕生子等来龙去脉，一一对儿子说了。接着给儿子一只小船，让他顺流而下。这些事做完了，佛库伦凌空而起，转眼间，踪影不见。

佛库伦去后，她的儿子按照母亲指示的方向，乘着小船，来到了有人居住的地方。他舍舟登岸，折柳条为椅，端端正正独坐其上。当时在长白山东南鄂谟辉那个地方，有一个鄂多理城，住有三姓的人。他们互争雄长，终日杀伤。这天，正赶上一个人到

河边取水，看见这个不平凡的人物，相貌奇异，举止庄重。他回到闹得大乱的地方告诉大家，说：“你们不要争下去了，我在取水的地方遇到一位奇人，看样子是有来历的，为什么不去见一见呢？”三姓的人听他一说，停止了争斗，都去看这个人。一看，果然是个非凡的人，惊讶地问其来历。他答复说：“我是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汉语金的意思）觉罗（姓的意思），名叫布库里雍顺，天生我就是来平定你们的大乱的。”他把母亲教他的那些话详细说了一遍。大家都很佩服，说：“这样的人，不能让他走。”说着，几个人互相交插握手，作成轿形，抬着他回来。三姓的人再也不争了，共同推举布库里雍顺为首领，给他娶了百里的女子为妻，这个国家号称满州，布库里雍顺就是这个国家的始祖。

这是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主持编纂的清代早期的历史文献，以浓墨重笔描绘满族始祖起源于长白山的脍炙人口的神话。中国历史悠久，古代许多民族都有关于本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殷人的始祖契，他的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一天，三人同到河里洗澡，见玄鸟（燕子）降下一卵，简狄吞下去，怀孕生了契。契长大成人，帮助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所以《诗经》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秦人的始祖大业，母亲叫女修，正在纺织时，玄鸟掉下一卵，女修吞了之后，生子大业。满族的始祖与殷人及秦人的始祖来历，说法如此相似，反映了满族早就和中国境内的兄弟民族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说明在历史上，他们走过了共同的“知母不知父”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所谓神鹊，不过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图腾崇拜。从仙女佛库伦到布库里雍顺本人，反映的正是满族先世由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的历史。

但是，关于满族起源的神话，不仅清朝官方将其载入史册，而且早在满族先世女真人居住的许多地区的人民中间也广为流传。天聪九年（1635年），清太宗派霸奇兰、萨穆什哈领兵收复黑龙江

上游地区，获得巨大胜利。在带回来的降人中有一名叫穆克什克的人，他讲述了同清朝官书记载一样内容的神话。他说：我的父、祖世代生活在布库里山边的布尔和里池。我们地方没有档子，古来传说，在布尔和里池，三个天女恩古伦、正古伦、佛库伦来沐浴。最小的天女获得神鹊送来的果子，含在嘴中进入肚里而受了孕，生下布库里雍顺。他的同族便是满洲国。那个布尔和里池周围百里，距黑龙江有一百二、三十里。我生了两个儿子后，从布尔和里搬走，住到了黑龙江的纳尔浑地方。穆克什克讲的这个神话同清太宗保留的神话，山水、人物、名称及故事情节一模一样，只有地点不同。然而，对我们来说，二者都有意义，穆克什克讲的神话尤有特殊意义。它证明黑龙江两岸真正是满族的故乡。满族同东北固有的肃慎、邑娄、勿吉、靺鞨、女真等族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白山黑水之间的广阔地域，是这些古老民族和满族生息的摇篮。

把原在黑龙江地区女真人中流行的神话，作为发源于长白山一带的真实历史，那是随着清太宗的祖先由北而南逐渐迁徙的结果。在清代官方文献所载神话中出现的三姓，应当是来源于黑龙江的三姓（今依兰县），鄂多理即斡朵怜，也是黑龙江地区早有的女真部落，清太宗的祖先就属于这个部落。长白山东北的布库里山、布勒瑚里池（园池），是清太宗祖先南迁以后，按照故乡的名称，给这些山水后起的名。鄂谋辉，系指朝鲜境内的阿木河，即会宁地方。现在我们站到布勒瑚里池的东南方，尚可看到一条几乎干涸了的河道，人们称它为弱流河。这条河可以通向图们江，远至朝鲜会宁。清太宗的祖先确实一度到过会宁。这就是说，长白山东北的这个地理条件，不但具备仙女洗澡的天池，而且有布库里雍顺乘舟远航的河流和请他光临的三姓居民。至于佛库伦吞食的朱果，更属长白山的特产。一个关于满族起源的神话就这样构筑起来了。借此神话不仅可以为清太宗的祖先戴上了一层神圣的

光圈，而且使得清太宗本身的权威性大大加强。

清太宗利用一个神话，强调“满洲”古已有之，还说曾作为确定的“国”号。其用意在于宣扬他自己是天生的君主，君权神授。而历史事实是，满洲如在布库里雍顺时有了这个名称，那只能是民族部落的名字。即使史书上把它写成国家的称号，也不是我们现代人观念中的国家政权。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在清太宗的父亲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扈伦）及其他各部女真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满族的形成和不断扩大，满洲越来越成了本民族的专称。天聪九年，清太宗特别发布谕旨：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讲到布库里英雄（即布库里雍顺）其国定号满洲，注明“南朝（指明朝）误名建州”。这反映了满洲与建州，是来自不同方面的自称与他称，都是指的民族，不是正和“误”的问题。当时他们的国号已称金（后金），让人们仍称满洲原名，指的只能是民族名称。后来清朝乾隆皇帝钦定《满洲源流考》，再次指出“满洲本部族名”。满族共同体形成以前，可能有一个部落叫满洲，但是布库里雍顺作为原始社会时代的人物，是不会建立一个阶级统治的满洲国的。

清太宗明令禁止本族人称诸申。其实肃慎、女真、诸申、都是同音。越禁止越说明满族是从肃慎、女真发展而来。肃慎是尧舜时代就居住在东北地区白山黑水之间的民族，并与中原建立了从属关系。舜时北方朝贡的有“山戎、北发、息慎”，息慎即肃慎。周朝统治者称“肃慎、燕、毫，吾北土地。”说明肃慎曾从属周朝。当时肃慎人以渔猎为生，使用“楛矢石砮”，一种木制的弓柄和石制的箭簇。他们拿这个向中原王朝进贡。有一个故事说：孔子周游列国，在陈国遇到一群隼鸟飞到了国君的宫廷，身上带着一尺